



成长
的对话



你好， 沉默



汪玥含
汪子淳
著



陪伴 大家 对话 沟通 亲子关系 沟通 家庭教育 对话 陪伴 大家
家庭教育 大家 成长 两代人 对话 陪伴 成长 沟通 心灵 碰撞 大家
亲子关系 陪伴 心灵 碰撞 陪伴 对话 心灵 碰撞 亲子关系 两代人 家

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

你好，
沉默

汪子淳 汪玥含
著



三
天
天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好, 沉默 / 汪玥含, 汪子淳著. -- 北京: 天天出版社, 2017.5
(成长的对话)

ISBN 978-7-5016-1246-8

I. ①你… II. ①汪… ②汪… III. ①儿童小说-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6475号

责任编辑: 王宇明 韩 璐
责任印制: 康远超 张 璞

美术编辑: 林 蓓

出版发行: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42 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网址: 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邮箱: tiantiancbs@163.com

印刷: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印张: 11.5

插页: 4

版次: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22 千字

印数: 1-10,000 册

书号: 978-7-5016-1246-8

定价: 24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目
录

蓝篇：汪玥含

- 1 逃 离 / 3
- 2 绿 萝 / 18
- 3 你好，沉默 / 34
- 4 美丽的丁当当 / 50
- 5 呼啸的爱 / 64
- 6 一首诗一封情书 / 77
- 7 锦衣华服 / 97
- 8 午夜的风信子 / 117
- 9 沉重的睡眠 / 131

青篇：汪子淳

- 1 改过自新 / 145
- 2 蝴 蝶 / 153
- 3 探险计划 / 159
- 4 郝先生 / 165

母亲与我·母亲于我·母亲予我 汪子淳 / 171

蓝 篇

汪玥含

她说她能感觉到我的内心好像有一团火





逃 离

—

十八岁生日那天，我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
我把录取通知书递给妈妈，她表现出惊人的平静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撼动她额前那缕渐渐灰白的头发。那缕头发一如既往地沉沉地垂挂着，一动不动。我没有幻想她一潭死水的内心会被我的录取通知书溅起涟漪，我从来没有幻想。她一直就是一潭死水，水面上还冻结着一层薄冰。

她只说了一句话：“终于走出去了。”

她把录取通知书还给我，眨动了一下厚重的眼皮。她是三眼皮，双眼皮上又加了一层。那层层叠叠的皱褶里缀满沧桑。我看见她三层眼皮下昏黄的瞳仁里有什么东西闪跳了一下。我知道，那是她的心，那颗在薄冰之下偶尔跳动的零度心脏。我已经习惯了，能有这么一

句话，我也很知足了。我原本以为她只会说一个“好”字呢，或许什么话都不说。

突然，我在她冰冷的眼神里捕捉到了一丝坚硬，像磐石一样坚硬的东西。她说：“你终于替我走出去了……”这句话是对我说的，似乎更是在对她自己说。

我懂得她的意思。

二

我的家在西部边陲的西宁。

那是一座有着两千三百米海拔的高原城市，除了离天很近、离太阳很近之外，似乎离一切都很远。十八年来，我没有走出过一次西宁城，没有去过最近的城市兰州，也没有去过牧区或者乡村，甚至也没有去过西宁城的火车站，飞机场就更不要提了。我和做教师的妈妈每天的生活路线就是家、学校，学校、家……周而复始，年复一年。

我脸上“高原红”的红晕随着年龄的增长水墨画一样在洇开。这是高原的胎记，我是这片高原的孩子。妈妈额头灰白的头发是我眼睛里一道固执的也是唯一的风景。我们的心如这西宁城一样，根基坚硬，城墙却坍塌了。我知道，妈妈想埋葬的只是她自己，她并不想埋葬我。

妈妈对我高考报志愿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，只有两个字——“北京”。北京，是妈妈一辈子的魔咒，而我，也许是去替她完成什么未

了的心愿？

我似乎是明白的。因为我从有记忆之日起，就看到家里的书桌上每个月都会飘落一张五十元的汇款单，当然，其实在我真正能记住的时候，已经变成一百元、二百元、五百元的汇款单了，到我高三的时候，汇款单上面的数字变成了一千元。而上面的落款都只有两个字：北京！

这个会涨价的汇款单，常年飘落在桌子上，仿佛从不间断的雪片，每月一张。当集齐三张雪片时，其中一张雪片才会被妈妈拿去兑换成现金，因为再不兑换就要被退回去了。妈妈总是卡着最后的日子，连一天都不会提前。干这件事，仿佛她十万个不情愿。

因为雪片的存在，我便有一个富有的王国。我有数不清的文具、练习本、笔记本和各种书。如果你到我家里来，单看我的房间里遍布的书籍、本子和各种文具，一定会认定我就是个学霸。其实，学霸就是这样被打造起来的。是那雪片一样翻飞的汇款单把我这个学霸打造起来的，是那雪片一样飘飞的汇款单把我的书香王国打造起来的。因为，妈妈只允许用那里面的钱买这些。

为了赶上笔记本增加的速度，我马不停蹄，狂乱地、疯狂地写着日记，写着读后感，做着各项作业。我不怕抄写，不怕烦琐的步骤，不怕长篇累牍的作文，不怕发牢骚抒情怀的大段独白，甚至不怕画画，不怕写毛笔字：我有大量的笔记本供我挥霍；我也不怕老师要求买各种课外书。我的藏书是全班最丰富的，那是我的矿藏，我的王国。

其实，我有时候更想吃肉，看见书我就条件反射地直发恶心。

我们家缺肉，也缺油。那个年代，缺肉缺油的家庭很多，我家

也不例外。

我们两个人的中饭就是两个素菜，两碗米饭，十几年都没有变过。晚饭几乎和中饭一模一样，只是非常偶尔的周末会有一个素菜换成肉菜，其实也就是素菜里加了一点肉丝而已。就是这样，我也如获至宝。我好馋啊，那些肉丝虫子一样把我的喉咙搔痒。但我不好意思把所有的肉丝都挑出来吃掉，一般都是妈妈帮我做这件事情。而妈妈，她已经从味觉和意识里拒绝了荤腥，她只吃素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我试探着轻微地发出声音：“妈，本子……实在用不完……”

她像一潭死水。

“能买点肉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一潭死水肯定地回答。

“那油……能……能吃吗？”我用手指了指那桶放在客厅边上，开门正对着走廊的青油桶，上面已经蒙了一层厚厚的灰。

“不可能。”一潭死水里没有回旋的余地。

三

那桶油两年来就在那里原地不动。

我们家的门只为一个成年男人开过两次，其余的时候，连我妈妈学生的家长都从未出现在我家的门前。来过两次的成年男人，就是送这桶青油的男人。

他是我爸爸曾经的一个下属，也在西宁这座城市里。

第一次给他开门的时候，我妈妈吃了一惊。她从来没开门面对过成年男人，一贯平静如水的表情居然有一丝慌乱，好像石块投进了湖中，引起了一片波纹。

“陆老师，打扰您了。我是小田，老萧原来的部下。老萧啊，托我给您送来一桶非常上等的菜籽油——”他手上提着一桶五公升的青油，油桶外还包裹着一层塑料袋。

我从屋子里跑了出来，那时我刚上小学三年级，看到那淡黄色清亮亮的菜籽油，高兴地赶紧上前接。妈妈啪地把我的手打了回去。

那个男人举着那桶油递在她眼前足足有半分钟，她都不动声色。那人快拎不动了，两只手往怀里抱了抱，又向前递出去。

“陆老师，收下吧，收下吧。这桶油贵着哪！”那个男人有了乞求的味道。

我知道妈妈在犹豫。她打心眼里不想要这桶油，可是她面子薄，不愿意让别人下不来台。但她依然没有亲手接过的意思，只是很礼貌地说：“哦，那就放在这儿吧。”她用目光指了指走廊的过道。

那人迟疑了一下，把油桶连同塑料袋一起放在过道上。

这一放，就是两年。

最初，我还看看那桶油，当饭菜没油没味时我的舌头也惦记过这桶油。久了，我也就忘记了它的存在。虽然忘记了，但它一直就存在着。它孤零零地在过道里，像生了根一样的弃儿，就那样被遗弃而又固执地存在着。

因为过道挨着厨房，从厨房里飘出的油烟长久地浸润着这个油桶，以至油桶周身都落着厚厚的一层油泥。油泥混合着空气中的纤

维显得毛茸茸的，好像本身已经发了霉一样。

两年过后，那个叫小田的男人第二次敲开我家的门。他的手里还是提着一桶油，崭新的一桶油，足足有十升。妈妈很吃惊，小田也很吃惊，因为她看见了他手里的油桶，他看见了过道里两年前的那只油桶。那人想说些什么，早已准备好的话语一下被两年前的油桶撞碎了。妈妈干脆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是礼貌地笑着。

我兴高采烈地跑过去，正好看到妈妈和小田叔叔的表情。那确实太尴尬了。他失神的双眼瞥了我一眼，又拉回到妈妈的身上：“好，好，陆老师，再见！”

我只听到楼道里一阵跌跌撞撞的声音……

四

那桶原本清亮的油在时间的过道里变得混浊了。

在青油混浊的日子里，妈妈的眼睛也日渐混浊。我感觉得到，油桶里蛋清一样的油脂好像蹿出了气泡和棉絮状的东西。而妈妈的眼睛也飘出了柳絮状的东西，混浊而又顽固地飘着。我恐惧、憎恨她那顽强的固执、封闭的坚定。

我就在这样一双眼睛的看管下，除了每天上学和回家学习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活动，生活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其他人的身影。

有一次，班里有一个男生，大概是打了青春的鸡血，在我家楼下大叫我的名字：“陆威力！陆威力！”他都叫过了五遍以上，我才突然惊觉那是在叫我。

我本来叫“萧薇莉”，妈妈给我改成了“陆威力”，一个威风凛凛的男孩子的名字，估计她想让我浑身充满男性的力量。我经常在别人叫我名字的时候仿佛浑身过电一般，被自己威震四方的名字震得晕头转向，半天才能反应过来。

我冲到阳台上，朝窗户下回应了一声：“干吗啊？”

“陆威力，你下来！”他还那么大嗓门。

我冲到房间里：“妈，有同学找我。”

没有回声。房间里好像是空的。

我的耳朵足足待了一分钟，决定再不做任何努力。回到阳台上，我对那个男生使劲摆着手：“不行！不让！”

“陆威力！我们去看电影吧！”那个男生一往情深。

我只能摆手，什么也不能说，因为他说的话全小区的人都听到了。我只能假装不在场。

“陆威力！我们去看电影吧！”他以为我没有听见，居然还连说三遍。天哪，他今天是怎么了啊。我有点感动了，眼里冒出了泪花，却依然只能朝他坚定而慌乱地摆着手。

“我是不可能和你去看电影的！”我心里默默地说。

他突然不叫了。身子直直地靠在自行车上，向楼上的我伸开了双臂，就像要拥抱我一样，就那样直直地伸开，好像在等我。

那一瞬间我都想跳下去，逃离这座禁锢我的大楼，逃离这个封闭的大门，逃离身后这座冷酷的冰山，投向那个温暖的怀抱。那是一个散发着男生气息的、让人迷醉的、如沐春风的怀抱。我们家十几年来没有一个陌生男人踏进家门，不等于我就不想拥有这样的怀

抱啊！拒绝世界的是她，不是我！作茧自缚的是她，不是我！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不喜欢这样青春勃发的温暖怀抱！我喜欢！我看到他张开的怀抱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地喜欢！

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但我依然能看清他的头发被清风拂起，在额前摆来摆去；他的白色衬衣的一角被微风拂开，露出了腰间的黑色皮带；他张开着的双臂，似乎在微微颤抖。

我的眼泪化作了我，带着我的灵魂从五楼落下，落到了他的怀抱里。

“我不能扑向你的怀抱，估计永远都不能了，让我的眼泪代替我吧！”我心里明镜似的反复说着这句话，身后却突然响起不可抗拒的“陆威力”的喊声。

我没有看她的眼睛，但我分明看见了她眼睛里挥出的两条鞭子，冷酷地抽着我青春的身体，手术刀一样解剖着我的灵魂。

这是在高考之前的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，我在心里却把它当成我向青春告别的仪式。我就这样一步迈过了我的爱情。

五

跟录取通知书同时到来的还有一个邀请函。

邀请函上面写着我妈妈的名字。大学同窗毕业三十年聚会。地点在北京。我悄悄地藏起了它。

这样的聚会邀请函几乎每隔几年我们家都会收到一个，妈妈却把它当作废纸一样堆在抽屉里，从来没有仔细看过，也从没动摇过

她绝不会去参加的决心。当我渐渐懂事之时，我就开始对这个聚会充满了好奇心，曾经故作不经意地问过她，为什么不去参加。她只回答：“不想去。”

和我们小区挨得很近的一个小区里，有妈妈的一个大学同学。我们很少碰面，利用仅有的几次遇见的机会，我很主动地心怀鬼胎地跟她搭话。

“王阿姨，你真漂亮啊！”

“哈哈，萧薇莉，”王阿姨特别高兴我这样夸她，因为她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裙子。只有像她这样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还一直叫着我以前的名字，“我这是刚从北京参加聚会回来。”

我是知道的，我看过邀请函上的时间，才有意去遇见她的。所以，我也“不经意地”问她：“王阿姨，我妈妈为什么不去参加啊？”

她一时高兴，什么都说：“唉，还不是老萧的缘故，你爸爸在啊，我们都是同班同学……”说完又觉得有些失言。

“哦……”我故意轻描淡写地回答。其实这样的信息无异于一颗原子弹在我心中爆炸。老萧，我的父亲，这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名词，本来我早已不会带着感情去面对了，但偶尔，还是会从血管里蹿出一只虫子，跑到我的心脏去撕咬我。

是的，我的语言系统里没有“父亲”“爸爸”这样的词语，我的舌头上更不会有。我从来没有过对于父亲的记忆，连偶尔的幻想，也没有参照物。

对着镜子，我看见自己有一只又大又挺的鼻子，妈妈的鼻子很小，玲珑型的，我就猜想，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一只鼻子，我的鼻子就是

他的印迹。我就从一只鼻子开始想象一个男人，一个叫父亲的男人。但想象是虚幻的，从一只鼻子开始，再去勾勒一双眼睛，再去描绘一个下巴和一个嘴唇，再去想象一个额头或者面颊上的颧骨时，其他部件又逃跑了。我在想象中折磨自己，却怎么也折磨不出一个具体的关于父亲的形象来。

因为，我的家里，除了我和妈妈的，一张多余的照片都没有。

但我也坚信，那个遥远的北京，那个于我十分虚无的地理名词里，就有一个男人，他是我的父亲。我只能想，不能说，也不能问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，在幼儿园，别人都有妈妈爸爸来接，我只有妈妈，没有爸爸。有小朋友骂我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，我就跟她打了一架。妈妈来接我时，我就问：“妈妈，我的爸爸呢？别人都有爸爸，就我没有，为什么啊？”

妈妈表情凝固着，说：“没有爸爸也不奇怪啊，你看天上的月亮有爸爸吗？”

我想了想，也是，月亮就没有爸爸，也没有妈妈，但它还是月亮。

后来，这样的童话再也欺骗不了我的时候，我再次问妈妈。那时，我上小学了。

“妈妈，你骗人，每个人都有爸爸的，没有爸爸，就不会有我。”

妈妈也知道童话再也欺骗不了我，只好说：“我是你妈妈，也是你爸爸，今后这样的问题你就不要再问了。”

自此我没有再对这个问题发问。再发问是非常愚蠢的，因为只会徒添悲伤，反正不会有答案。其实，我早就从那固执的雪片一样的汇款单知道了一切。我不发问，并不等于我没有问题。我只是将

问题埋在心里，收藏着，也不让问题发芽。只有这样，我才会平静。

但这次，我悄悄藏起了妈妈的邀请函。“老萧”这个名词，蝴蝶一样飞进了我的窗口。

六

我终于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。

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一只草原里的土拨鼠，疑神疑鬼又土头土脑，沿着两千多千米的铁轨通道，睁着惊慌失措的眼睛，四处打量。我知道，我终于逃出了那坚硬的高原，那冰窖一样的只有两个女人气息的家，还有妈妈那冷灰色的唯一构成风景的头发。我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外边的世界散落着高原上一样的阳光，温暖又炽烈。

我循着时间和地点，找到了北京老城区后海里一个叫什么私家会所的地方。那是一座老四合院，外表跟北京城的名字一样苍老，里面却藏着另一个富丽堂皇的春天。穿着旗袍的迎宾小姐看了看我脸上的“高原红”，很礼貌地伸出藕段一样的手臂阻挡了我迟疑的脚步。我灵机一动，掏出了妈妈的邀请函，说：“我代我妈妈来的！”

里面都是五十上下的男人和女人，跟我妈妈一样的年纪。看得出来，他们的日子很滋润，因为他们的笑容和言语都流淌着富足和快乐。好在我认识任何人，任何人都认识我。我找到一个角落静悄悄地落座，一个比我个子还高大的青花蓝瓷瓶几乎挡住了我。我十分感谢这只瓷瓶。

我在快速地寻找一只鼻子，一只我脸上的鼻子。聚会里有很多